

我人生中最后一段爱情

江凌

我可是你故事里的那个人

February 3, 2020

遇见夏小姐之前，我从未想过结婚这件事情。

我对夏小姐说：“和你在一起，就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段爱情了。”

她不置可否，只是说：“未来那么远，说这些都太早了。”

现在看来，我说对了，她似乎也没错。

我和夏小姐是在豆瓣上认识的，我们在一个帖子里聊了几句，我点开她的个人主页，然后发现我们竟然有着200多个共同爱好，包括电影、音乐和图书。当时我就惊呆了，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连超过100个共同爱好的人都很少遇到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她发了豆邮。

我写的是：注意看签名档，注意看共同爱好。

我们当时一共有219个共同爱好。我的签名档是一句歌词：“越过淡季、森林和电”；她的签名档也是一句歌词：“是谁来自山川湖海，却囿于昼夜、厨房与爱”；这是同一首歌，来自万能青年旅店。

我们顺理成章地就聊上了，微信那时候还没有流行，我要到了她的电话和QQ，时不时地找她说几句话。她偶尔还会在深夜里给我打电话，通常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，我天南海北地给她讲一些新奇好玩的事情，直到她沉沉入睡，我再挂掉电话。有的时候我都会产生一种情侣的错觉，但是我们竟然都没有见过面，关于这个问题，夏小姐的回答永远都是：“顺其自然吧。”

所以，认识三个月之后，我才第一次和夏小姐见面。

当时她在一家咖啡厅里等我，我进门后打电话问她具体位置，她站起来朝我挥手，面带笑意，瞬间惊天动地。她比照片上要更加好看，笑容温暖而真实，如同十万个太阳在我面前突然亮起，见到夏小姐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我没救了。

如果所有爱情故事的一开始都是我爱你恰好你也爱我的话，爱情就不会让那么多人沉迷。

我爱上了夏小姐，可是她并不爱我。

我向夏小姐第一次表白就一败涂地。当时我们坐在江边喝酒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”

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心头一阵慌乱，她坏坏地笑着，也不知道这句话背后到底有几个意思。正好酒精强烈刺激着大脑，我索性顺水推舟，说：“是啊，我喜欢你。”

还没等我把这个命题展开来做进一步的表述，夏小姐就扭过头看着我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不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都不要喜欢我。”

我那刚刚扑腾出来的小火苗被一盆水直接浇灭，我说：“我就这么不招你待见啊？”

夏小姐说：“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很好，会有好姑娘喜欢你的，但不是我，因为我不需要爱情。”

我猜想她说的一定不是真心话，怎么会有人不需要爱情呢？我们都需要爱情，就像我们都需要空气和水。所以她让我不要喜欢她一定是有其他原因，她的话也不足以阻止我继续追求她。

找出答案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，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：她或许真的不需要爱情。大概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生活的贫瘠，爱情对我而言意义重大，我总有一种让自己沉溺其中的浪漫情怀，愿意为了爱情而放弃自己的所有。后来我想，只是因为我所拥有的这一切来得太轻易，在面对爱情与面包的选择时，很多人都选择了面包，这其实无可厚非。

夏小姐的家境并不好，父亲染病卧床多年，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大学，家里债台高筑，尽管她非常努力地在工作，却并不能使这样的状况变得好一点。所以，她试图通过婚姻来扭转自己的命运格局，我虽然不缺面包，但是她需要的是多得吃不完还能送人的面包，我并不在她的选择范围之内。

从理论上讲，我应该默默地退出夏小姐的生活并祝她幸福；从理论上讲，夏小姐美丽大方有才有貌，应该会很容易地找到一个她想要结婚的对象，从此过上她期望的生活。

可惜的是，尽管所有的逻辑都是对的，世间万物永远都不会按照如此简单的路径来运行，无论我们把背后的道理分析得如何清晰透彻，我们依然下不好感情这盘棋，依然过不好自己的这一生。

夏小姐认识了很多的有钱人，经常坐着他们的豪车和跑车出去吃饭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能够和夏小姐上床这件事表示出了极高的热情，却只有少部分人能够流露出认真交往的念头，而这小部分人里，夏小姐还在严格地甄选着，期望找出一个具有灵魂共鸣的人。

夏小姐有时候也会坐着我的破捷达出去兜风，我们从城市的夜色里穿过，她总喜欢打开车窗，摊开手掌，迎着呼啸而来的风。

我对她说：“你就别做梦了，又要有钱，还要和你产生共鸣，有这样的人存在吗？即使存在，你又遇得到吗？”

她说：“万一呢？谁知道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说，你还是考虑一下嫁给我算了，我保证，最多三年，我一定能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”

她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也别做梦了，好好开车吧你！”

她把头靠在车窗上，喃喃念道：“世间哪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”

那段时间我和夏小姐的关系就是如此，我们彼此知根知底，心照不宣，无话不说，像极了一对异性知己。但是在我的朋友看来，这是备胎与女神的关系。

朋友说：“这个还不明显吗？她知道你喜欢她，你也知道她不喜欢你，但是你等待着有一天她会回心转意，谁知道这一天会不会到来？她让自己有路可退，你让自己孤注一掷，如果最后有人受伤，这个人只可能是你。”

我说：“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情，你不懂。”

其实他说的是对的，我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我对她的感情变成了一只巨手，狠狠地卡住了我自己的喉咙，进退不得，呼喊不出。有的时候我甚至盼望她早点找到合适的人嫁了，然后我才能自我救赎，否则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会悬着一口气撑到最后。

希望总是要有的，万一真的来了呢？

我是在那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接到夏小姐电话的，那是一个小长假，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川西徒步，当时我们刚刚走了几十里山路准备扎营。

夏小姐说：“你在哪里？我想见你。”

我说：“我在川西呢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夏小姐哦了一声，说：“那就算了，没什么，你好好玩吧。”

还没等我猜透其中的玄机，夏小姐的短信过来了，她说：突然觉得好累，好想借你的肩膀哭一场。

我知道，我一直等待的那一天到了。我发短信给她：我马上往回走，你等我，明天晚上你就能看见我了。

我站起身来，暮色降至，群山巍峨，我和夏小姐之间隔了1000多公里的山高水长，我们走过来花了三天，而我要在一天之内回去。我朝着夏小姐所在的东南方向，用偶像剧的气质默默说道：等我。

我迅速地打好背包，到最近的村庄询问有没有摩托车能够把我送到镇上，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等了一个小时之后，一辆摩托车从另外一个村子过来接我，300块钱谈妥，40多公里的山路，颠得我屁股失去了知觉，耳朵失去了听觉。到达镇上的时候已经快到9点钟了，镇上已经没有车开往新都桥，我站在路口搭车，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小镇，星星亮了起来，经过车辆很少，基本都停都不停。我在路边站了将近2个小时之后，终于搭上了一辆重型卡车，在凌晨2点多钟抵达新都桥，我敲开一家客栈的门，倒头就睡。我只睡了三个小时，早上6点出门，在路边等到了一辆开往成都的大巴车；318国道拥堵不堪，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大巴车被单边限行困在雅安附近，放行遥遥无期；我随即下车，打听到可以从一条老路绕过去，于是我租了一辆私家车把我送到雅安，在车上和司机聊了聊，他同意用1200块钱把我直接送到重庆。

司机问：“你这么急着要赶回去，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吗？”

我说：“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等我。”

司机说：“是个姑娘在等你吧。”

我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是的。”

司机说：“年轻真好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疯狂过。”

我说：“你那时候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情？”

司机说：“那时候我在深圳打工，我喜欢的姑娘在新疆上大学，有一天在电话里她跟我说，她梦见我去新疆找她了，于是我第二天就请假买了火车票，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去见她，直接出现在她面前。”

我说：“最后呢，你们在一起了吗？”

司机说：“没有，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。”

他点燃一根烟，黑暗之中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悲喜，他还是会怀念吧，我想。到重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，夏小姐在我们常去的江边酒吧等着我。没有想象中的抱头痛哭或深情相拥，夏小姐出奇地平静，她的生活中一定是出现了某些变故，但是她只字未提，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我向她讲述着旅行路上的际遇，她微笑地听着，慢慢地喝酒，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，我把她送到楼下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我楞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当然爱你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”

她说：“是真心的吗？二十年后，我已经年老色衰了，你还是会爱我吗？”我说：“会的，因为我爱的是你那颗和我能够共鸣的灵魂。”

她说：“可是我不敢相信你怎么办？我不相信爱情。”

我说：“时间会证明一切。”

时间的确能够证明很多东西，证明真心或假意，但是如果这个时间足够长，会证明一切都是虚妄。
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发了一首诗给夏小姐，是我在那个不知名的小镇上搭车时写的：

“亲爱的
我该如何向你形容今晚的星空
美得如此动人魂魄
胜过初次见面时你的嫣然一笑
我要走一千里的路
只为赴你一面之约
可是我被困在这个小镇
我等待着远处亮起的车灯将我带到你身旁
我从黄昏一直站到天黑
念经的喇嘛走了
游荡的野狗走了
一个疯子走过来
一群乡民狂笑着走开
没有车灯停留
只有星星跳出来与我作伴
天空是一块暗蓝色的绸缎
它们被丝线系在上面
高高低低，忽隐忽现
我想爬到对面的山顶
伸手摘下一颗来
戴在你左手的无名指
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的星空
也从未有过如此炙热的爱情
而你
在群星的背后忽隐忽现”

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会写一首诗送给夏小姐，或长或短，无论多忙多累多晚，从不间断。我对她说：“我会爱你一辈子，所以我会给你写一辈子的诗。”

当我写到100首的时候，夏小姐成为了我的女朋友；可是在200首不到的时候，她又离开了我。

那时候夏小姐工作上得到了一个机会，可以调动到上海去担任一个管理的岗位，需要至少在上海待2年，归期未定。夏小姐想去上海，而我在重庆有一份稳定且收入颇丰的工作，我不能离开重庆，我也不想夏小姐去上海。

我们为这件事情讨论过很多次，一开始心平气和，到后来气氛凝重。大概是我过于高估了自己手中的筹码，我对夏小姐说：“我们才在一起两个多月就要面临两年的异地，你见过有几对异地恋最后是活下来的，你如果选择去上海，就意味着我们要分手，你明白吗？”

她冷静地回答说：“我明白。”

过了几天，她就飞去了上海，走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告诉我。

夏小姐离开后我依然在给她写诗，尽管她没有再回复我，写到第200首的时候，我终于承认自己败了，我决定去上海。我辞掉了自己的工作，和家里人闹得不可开交，朋友们都说我疯了。

一个朋友劝我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将来你们分手了，你就变得一无所有了。”

我说：“没关系，至少我曾经拥有过最真挚的爱情。”

朋友说：“爱情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美好，或许这些都是你的一厢情愿，你觉得自己爱得天崩地裂海枯石烂，到头来，可能你感动的只有你自己。”

我说：“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真爱的机会，我不想老的时候后悔。”

朋友说：“这辈子还长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管未来，只要现在。”

在离职交接去上海之前的那段时间里，我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活动，我在全国各地交换了100张明信片，所有的明信片都寄往夏小姐在上海的住处，上面都只写了一句话：亲爱的夏小姐，天涯海角，我都愿意陪在你身边。

我跟着明信片的步伐到了上海，和夏小姐重归于好。我找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待遇并不算高，生活得差强人意。虽然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，我依然每天都给夏小姐写诗，然后读给她听。这样简单而美好的时光，我以为会一直持续下去，我们甚至规划着两年后的婚礼，四年后生个儿子，六年后生个女儿，诸如此类。我曾经对婚姻充满恐惧，而夏小姐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结婚。

可惜世事往往不能如人所愿，还没写到400首诗的时候，我离开上海回到重庆，我和夏小姐的感情就此结束，我失去了人生中最后一段爱情。

分手的原因很简单：夏小姐爱上了别人，那是一个能够满足她所有期望的人。至于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，似乎并不重要，谁是谁非也并不重要，结果已经注定。我们争吵、哭泣、将房间里的东西砸得粉碎，我们喝醉、沉溺甚至徘徊于死亡边缘，依然没有挽回这段感情的破灭。我落魄而归，除了回忆和痛苦之外，一无所有。

夏小姐说：“我知道我以后都不会遇到有比你更爱我的人了，我也不会再像爱你一样去爱其他人了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段爱情，但是对不起，爱情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。”

这些话竟然是如此地熟悉。

我给夏小姐的最后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

“如果每颗种子都能开出花朵

那么春天就毫不稀奇
如果你对我的爱
恰如我对你一样
那么爱情就显不出珍贵
十万方黄沙里淘出一粒金
十三亿人群里遇见你
相爱已筋疲力尽
相守听天由命”

分手的时候，我和夏小姐在豆瓣上的共同爱好已经变成了355个，原来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看她喜欢的电影，她看我喜欢的书，我们都在努力地离对方更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两个人感情的流逝。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原来灵魂的共振在爱情中没有那么重要，因为共振始终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发生的物理反应，再强烈的共振也无法让彼此融合。或许爱情应该是一场化学反应，就像是氢气和氧气燃烧成水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不分彼此。

在注销账户前，我看到了夏小姐最新修改的签名，她写的是：时间的手，翻云覆雨了什么。而我的签名写的是：我们曾相爱，想到就心酸。这又是同一首歌，来自林宥嘉，但已经什么都证明不了。

“这就是我以前的爱情故事”，我说着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

对面坐着的那个姑娘显然不满意这样的结尾，她问道：“夏小姐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和她再也没有见到过，听说她已经结婚生孩子了。”

她说：“你还会怀念她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会。”

她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，说：“真的吗？我不相信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要怀念，我应该怀念的是那时候的自己。”

她说：“那你还会爱上其他人吗？你一直说那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段爱情。”

我说：“那只是一句话而已，和我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这种话一样，我们总是喜欢给一段感情赋予一个空前绝后的开头，直到结束的时候才能发现其荒谬。”

她说：“你还会为了一个女孩连夜赶1000公里的路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会。”

她说：“你还会为了一个女孩写300多首诗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会。”

她说：“那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女孩，你会怎么去表达对她的爱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会对她说，我爱你，此时此刻。”

我看着她，她也看着我，有一丝光芒在彼此的眼中闪烁。